

中國文學發展史

劉大杰著



中國文學發展史

中 卷

劉大杰著

古典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八·上海

607 4/3

中國文學發展史

中卷

劉大杰 著

*

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廣平路152弄1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捌陸號

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*

書號 176

開本 850×1156 紙 1/32 印張 12 1/2 插頁 4 字數 270,000

一九五八年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八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1,000 定價(7) 1.70 元

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卷目錄

第十三章 唐代文學的新發展

一 緒說

二 唐詩興盛的原因

三 唐代的古文運動

四 唐代短篇小說的進展

五 唐代的變文

第十四章 初唐的詩歌

一 齊梁餘風

二 王績及其他詩人

三 初唐四傑

四 沈宋與律體

五 陳子昂與詩風的轉變

第十五章 李白與盛唐詩人

一 緒說

二 王孟詩派

一—四

一

三

七

三

三

四—六

四

四

五

六

六

六

六—七

六

七

三 岑高詩派·····	六七
四 李白的生平及其作品·····	七〇
第十六章 杜甫與中晚唐詩人·····	一〇八—一五三
一 緒說·····	一〇八
二 杜甫的生平及其作品·····	一〇九
三 大歷詩人與張籍·····	一一〇
四 白居易的文學理論與作品·····	一一三
五 孟韓的詩風·····	一一四
六 李賀與李商隱，唐詩的結束·····	一一六
第十七章 詞的興起，溫庭筠與李煜·····	一五〇—一八九
一 詞的起源與成長·····	一五〇
二 敦煌曲詞·····	一六七
三 晚唐詞人溫庭筠·····	一七〇
四 五代詞的發展與花間詞人·····	一七五
五 李煜與南唐詞·····	一八一
第十八章 宋代的社會環境與文學思想·····	一九〇—二一九
一 宋代的社會環境與文學趨勢·····	一九〇

二 宋代的古文運動	一九九
第十九章 蘇軾與北宋詞人	三〇〇—三〇六
一 宋詞興盛的原因	三〇〇
二 宋初的詞	三〇三
三 詞風的轉變與都會生活的反映	三〇三
四 蘇軾的詞	三〇四
五 周邦彥及其他詞人	三〇四
六 女詞人李清照	三〇七
第二十章 辛棄疾與南宋詞人	三〇七—三一九
一 時代的變亂	三〇七
二 辛棄疾及其他詞人	三〇八
三 格律派詞人	三〇七
第二十一章 宋代的詩	三〇七—三〇八
一 宋詩的特色與流變	三〇七
二 歐陽修、蘇軾及其他詩人	三〇九
三 黃庭堅與江西詩派	三一〇
四 陸游及其他詩人	三一〇

五 反江西詩派·····	三五
六 遺民詩·····	三五
七 北國詩人元好問·····	三六
第二十二章 宋代的小說與戲曲·····	三七一—三九三
上篇 宋代的小說·····	三七
一 志怪傳奇的文言小說·····	三七
二 宋代白話小說的興起·····	三六
三 宋代的短篇小說·····	三九
四 宋代的長篇小說·····	五一
下篇 宋代的戲曲·····	五六
一 中國戲曲的起源與演進·····	五六
二 宋代的各種戲曲·····	七〇

中國文學發展史 中卷

第十三章 唐代文學的新發展

一 緒說

自三國到南北朝，在政治上足足有三百多年的混亂局面。在這長期中，漢族和各外族的血統合流，外國的宗教哲學藝術以及器具飲食各方面的輸入，無論在物質精神方面，都加入了一些成分，造成了種族的同化。把這個外形的混亂局面加以統一，在種族同化的基礎上而成立着集權的中央政府的，是開創隋帝國的楊堅。在這久亂之後，若好好地休養生息按部就班地做下去，隋帝國的生命是可以稍稍長久的。政治文化的工作，也可以在他們的手下建設起來。無奈一到了煬帝，便形成那種內部過於荒淫外部過於浪費的重症，於是那基礎毫不穩固的帝國生命，便因此斷送了。舊唐書食貨志說：『隋文帝因周氏平齊之後，府庫之實，庶事節儉，未嘗虛費。開皇之初，議者以比漢代文、景，有粟陳貫朽之積。煬帝即位，大縱奢靡，加以東西行幸，輿駕不息。征討四夷，兵車屢動。……數年之間，公私罄絕。財力既殫，國遂亡矣。』可知文帝時代，社會經濟已大好轉，如果煬帝對當日恢復過來的社會生產力不那樣根本予以破壞摧殘，隋帝國的生命，決不會那麼曇花一現。在這種情勢下，真能發揚民族的實力，在政治文化的建設上，創造出偉大的成就來的，不得不待之於繼隋而起的唐朝。

由貞觀到開元將近百年的休養生息，封建統治者爲了緩和階級矛盾，採取了一系列的安定社會發展經濟積極的措施；因此經煬帝一手破壞無餘的社會經濟與勞動生產力，又恢復轉來，而達到高度的繁榮。在這種繁榮中，唐帝國因此建立了穩固的基礎。於是文教武功以及新民族的實力，都得以充分地發揚光大。由唐代所設的六都護觀之，中國當日的勢力，東北至朝鮮、滿洲，西至天山南北路及中亞細亞，北至內外蒙古，南至印度支那，這種情形是遠在秦、漢以上了。由儒釋道三教的並盛，與祇教摩尼教回教的流佈，形成思想界的活躍與自由。因陸海交通的頻繁，運河、長江的便利，直接促進國內商業經濟與國際貿易的發達，形成都市的繁榮與市民階層的成長；間接也就促進本國文化與外族文化的交流。當日如日本、新羅、百濟、高昌、吐蕃諸邦，都派遣僧徒學子來唐留學，極一時之盛。從漢朝以來，唐朝是第一個強大有力的帝國，是東亞文化的代表。民族具有一種創造的精神與強壯的力量，再加以外族文化的激盪交流，於是音樂繪畫雕刻建築各方面，都呈現着活躍的進步。尤其是印度文化，繼漢、魏、六朝之後，有更進一步的接觸與融和，在中國文學的思想內容和形式上，起了顯著的作用。

詩是唐代文學的代表，這是人人所知道的。詩以外如古文運動，傳奇的興起，變文的出現，詞的形成，都是唐代文學的新發展。詞的產生，在中國韻文史上開闢了一個新局面，是一件很重大的事，所以關於它的起源和發展，將在另一章裏獨立敘述。再如北齊時代受着外族樂舞的影響而出現的『代面』、『撥頭』與『踏搖娘』以及唐代的『參軍戲』等等，自然都是戲曲史上的重要材料，究因成就尙微，只好等到討論宋、元戲曲的時候，再來補述。

二 唐詩興盛的原因

唐朝是中國詩歌史上的黃金時代。形式方面，無論古體律絕，無論五言七言，都由完備而達全盛之境。內容的廣闊，派別的分立，思潮的演變，呈現着萬花撩亂的景象。宋計有功撰唐詩紀事，所錄凡一千一百五十家，清代所編纂的全唐詩，所錄共二千三百餘家，錄詩共四萬八千九百餘首。在這些書裏，上自帝王貴族文士官僚，下至和尚道士尼姑妓女，都有作品。可知詩歌在唐朝，成爲一種最普遍的文學形式，不只是少數的高級文士的專利品。詩在唐朝這麼興盛地發達起來，自必有種種相依相附的原因。我在下面想說明這一個問題。

一、詩人地位的轉移 唐詩的特色之一，是其內容包含的豐富，反映社會生活的廣闊。由那些內容，我們可以看出當日社會生活與人民思想感情的表現。在那些作品裏，無論自然山水、戰場邊塞、農村商賈，以及尼姑妓女的生活，政治的現狀，歷史的故事，貧富階級的鬭爭，婦女問題的提出，以至於人生哲理、離別愛情，無不加以描寫。因此擴大了詩的境界，加強了詩的生命，抬高了詩的地位，豐富了詩的內容。這種進步的現象，是唐以前的詩歌所沒有的。這便是因爲往日的詩壇，除了少數的民歌以外，大部分是掌握在君主貴族的手裏，他們都是養尊處優，缺少社會生活的體驗，不瞭解人生的實在情況，尤其缺少下層窮苦民衆的情感與意識。他們拿起筆，自然只能傾心於文學的辭藻與形式，專表現他們那種特有的狹隘的宮廷風尚與貴族的上等生活。試看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大都接近民間，因此在

那些作品裏，就能反映一些現實社會的面影。建安文學之有價值，就在於他們還能正視現實，學習民歌的創作精神。到了兩晉、南北朝，門閥之風極盛，文壇幾乎盡爲貴族所占據。上行下效，彼此附和。談玄大家談玄，信佛大家信佛，做色情詩大家做色情詩。他們的生活，同民衆相隔千萬里，民衆的痛苦，他們不能瞭解，也無從瞭解。在這種情狀下，他們的作品內容自然是貧薄，詩的情感，自然是只限於那特殊階級的情感。由兩晉的遊仙文學，梁、陳的宮體文學看來，便可瞭解那作品中的內容是如何的單調，更可瞭解那特殊階級的生活情感，同民衆的生活情感，是隔着多麼遠的距離。六朝詩人，只有左思、陶潛、鮑照出身較爲窮困，因此在他們的作品裏，時時吐露出現實社會的深厚色彩，放出異樣的光輝。天才固然重要，但社會人生的實際體驗，對於文學的成就更爲重要。到了唐代的詩人，這情形就兩樣了。那一批有名的作家，都不是君主貴族的特殊階級，大半是出自民間，他們都有豐富的生活與現實社會的體驗。我們試檢閱一下高適、岑參、王昌齡、李白、杜甫、韓愈、柳宗元、孟郊、張籍、元稹、白居易諸人的歷史，便會知道他們都是從窮困或是從流浪中奮鬥出來的。唐代用科舉考試，打破了過去幾百年的門閥制度，使得中下層知識分子，通過考試，可以登上政治舞台；這不僅在政治上反映出進步性，同時在文學上也反映出進步性，這是一個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時代。從前被壓迫的中下層知識分子，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發展的機會，於是文學的創作，就衝破了六朝貴族文學的束縛，深刻廣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與感情，豐富和提高了文學的內容與形式。從君主貴族掌握的詩壇，轉移到中下層知識分子的手裏，實在是使唐詩發達起來光輝起來的最重要的原因。

二、政治背景 在封建社會君主集權時代，政治勢力，給予文學發展以重要的影響。漢代的賦，梁陳時代的宮體文學，我們都可看出政治勢力與文學的相互關係。唐代幾個有權力的皇帝，無不愛好文藝音樂，提倡風雅。太宗先後開設文學館、弘文館，招延學士，編纂文書，倡和吟詠。高宗、武后，更好樂章，常自製新詞，編爲樂府。中宗時代，君臣賦詩宴樂，更時有所聞。

『中宗正月晦日，幸昆明池賦詩，羣臣應制百餘篇。殿前結綵樓，命昭容（上官婉兒）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。從臣悉集其下，須臾紙落如飛，各認其名而懷之。』（唐詩紀事）

『神龍之際，京城望日盛燈影之會，金吾弛禁，特許夜行。貴戚戚屬及下俚工賈，無不夜遊。車馬駢闐，人不得顧。王主之家，馬上作樂以相誇競，文士皆賦詩一章，以紀其事。』（大唐新語引見謝無量著中國大文學史）

到了玄宗，這種風氣更盛，他自己是詩人、樂師兼優伶，愛好文藝，附庸風雅。在新舊唐書的音樂志、禮樂志內，有不少他與臣妃倡和共爲歡樂的記載。其他帝后，亦多愛好詩歌，提獎後進。如憲宗召白居易爲學士，穆宗徵元稹爲舍人，皆是以詩識拔。文宗因愛好詩歌，特置詩學士七十二人。白居易死後，宣宗作詩云：『綴玉聯珠六十年，誰教冥路作詩仙。浮雲不繫名居易，造化無爲字樂天。童子解吟長恨曲，胡兒能唱琵琶篇。文章已滿行人耳，一度思卿一愴然。』當日的君主，這樣敬禮詩人，一面是增加詩人的聲譽，同時又給青年作家以重大的鼓舞。『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』，這種現象是沒有什麼可奇怪的。加之唐代以詩取士，於是詩歌一門，成爲文人得官干祿的終南捷徑，與明、清兩代的制藝相同，

作爲當日青年們的必修科目。幼年時代起就從事詩歌的學習與訓練，這種事蹟，在唐代詩人的傳記裏，是常常記載着的。在這種環境下，詩的興盛發達與普及，自是必然的現象。考試時因爲格於那種歌誦的官樣文章與形式的限制，自然難得有精采的作品，但這種考詩的制度，提倡作詩的風氣，加強詩歌技巧的訓練，那是無疑的。升菴詩話引胡子厚云：『人有恆言曰：唐以詩取士，故詩盛，此論非也。詩之盛衰，係於人之才與學，不因上之所取也。』王世貞也說：『人謂唐以詩取士，故詩獨工，非也。凡省試詩鮮有佳者。』他們這種意見，忽視了考試制度對於詩歌的普遍訓練。全唐詩序說：『蓋唐當開國之初，即用聲律取士，聚天下才智英傑之彥，悉從事於六藝之學，以爲進身之階，則習之者固已專且勤矣。而又堂陛之唱和，友朋之贈處，與夫登臨讌集之卽事感懷，勞人遷客之逐物寓興，一舉而託之於詩，雖窮達殊途，而以言乎摯寫性情，則其致一也。』這裏的說明，較之胡、王諸人的議論來，要通達公允得多了。

三、詩體進化的歷史性 某一種文學，在某一個時代的興衰狀況，其外在的原因，固然是複雜多端，然其本身進化的過程，也是原因之一。四言詩萌芽於周初，全盛於西周、東周之際，而衰於秦、漢。後代雖偶有作者，即使費盡了心力，終無法挽回那已成的衰頹。辭賦的命運也是如此。五言古詩起於東漢，盛於魏、晉、南北朝。至于七言古詩以及律絕的新體詩，在六朝時代才開始形成，在形式、音律、辭藻各方面，奠定了良好的基礎，正如嫩草青芽的新生命，正等待着下代的園丁來培植發揚。天才的作者，正好在這塊園地內大顯身手，來完成詩歌本身尙未完成的生命。加之辭賦一體久已僵化，旁的新文體尙未產生，於是唐代文人的創作，主要是集中精力於詩歌，因此造成光華燦爛的成就。過去的四

言詩、辭賦，後來的詞曲，都是如此。當然，它們的發展，同歷史環境也是緊密聯繫着的。王國維氏說：『文體通行既久，染指遂多，自成習套。豪傑之士，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，故遁而作他體，以自解脫。一切文體所以始盛中衰者，皆由於此。』（人間詞話）王氏此說，是有一定的理由的。

南北文風的融合與民族的創造力量 自外族深入到隋、唐一統的那幾百年中，是漢族和外族血統的大混流時代。當日的政權，雖是南北對立，但文化與血液的交流激盪，一刻也不會停止。到了唐代統一，南北文風，得到進一步的融合。形成新的風格，表現民族強大的創造力量。梁啓超氏說：『五胡亂華的時候，西北有好幾個民族加進來，漸漸成了中華民族的新分子。他們民族的特色，自然也有一部分溶化在諸夏民族的裏面。不知不覺間便令我們的文學頓增活氣，這是文學史上的重要關鍵，不可不知。……盛唐各大家爲什麼能在文學史上占很重要的位置呢？他們的價值在能洗卻南朝的鉛華靡曼，參以伉爽直率，卻又不是北朝粗獷一路。』（中國韻文裏所表現的情感）他這種意見，有相當的理由，對於唐代文學，也是具有一定的影響的；但不能過於強調這一點。如果誇張說這是文學史上的重要關鍵，甚至說盛唐各大家的偉大成就，只在洗卻南朝的鉛華靡曼，參以北方的伉爽直率，而忽略其主要一面的思想內容，那就會漠視文學的精神實際了。

三 唐代的古文運動

中國文學觀念的解放，起於建安，經過陸機、葛洪、劉勰、鍾嶸諸人的發揮討論，在文學理論上得到

很大的成就。但這一時期的創作，無論詩文辭賦，都趨於聲律形式與辭藻的美化，形成中國文學史上未曾有過的柔靡浮艷的六朝文風。當日雖也有劉勰、鍾嶸、裴子野、蘇綽、李諤諸人的批評和反抗，究竟風氣已成，沒有收到多大的效果。所謂真正的文學改革，是不得不待之於唐朝了。關於詩歌的革命，留在後面再說；現在所要講的是由韓愈、柳宗元所代表的反對六朝駢文的散文運動。

中說是否爲王通所撰，久已成疑。即使出其門人或其子孫，總還是一本隋末唐初的作品。在那裏面所表現的文學觀念，我們可看作是排擊六朝文學建立教化實用文學的先聲。

『言文而不及理，是天下無文也。王道從何而興乎？吾所以憂也。』（王道篇）

『古君子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而後藝可遊也。』（事君篇）

『薛收曰：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。上明三綱，下達五常，於是徵存亡，辨得失；故小人歌之以賈其俗，君子賦之以見其志，聖人采之以觀其變。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，是夫子之所痛也。』（天地篇）

『學者博誦云乎哉，必也貫乎道；文者苟作云乎哉，必也濟乎義。』（天地篇）

他在這裏，一則說『王道』，再則說『志於道』、『貫乎道』，可知文以載道的觀念，實由中說的作者開其端緒。他並且對陸機、謝靈運、沈約、鮑照、謝朓、江淹、吳筠、謝莊、王融、徐陵、庾信諸人，都進行了指責（事君）。再如唐初的史家，如李百藥（北齊書）、魏徵（隋書）、姚思廉（梁陳書）、令狐德棻（周書）、李延壽（南史）諸人，在檢討前代的興衰治績時，一致承認六朝的淫靡文風，給予政治以不良的影響。於是都借着文苑傳、文學傳的序文，來攻擊六朝文學的風氣，同時又發揮那種宗經尊聖助教化切實用的文學理論。

『永明、天監之際，太和、天保之間，洛陽江左，文雅尤盛。彼此好尚，雅有異同。江左宮商發越，貴於清綺；河朔詞義貞剛，重乎氣質。氣質則理勝其詞，清綺則文過其意。理深者便於時用，文華者宜於詠歌，此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。若能撥彼清音，簡茲累句，各去所短，合其兩長，則文質彬彬，盡善盡美矣。』梁自大同之後，雅道淪缺，漸乖典則，爭馳新巧。簡文、湘東，啓其淫放；徐陵、庾信，分路揚鑣。其意淺而繁，其文匿而彩。詞尚輕險，情多哀思。格以延陵之聽，蓋亦亡國之音乎？』

（北史文苑傳序及隋書文學傳序）

『夫文學者蓋人倫之所基歟？是以君子異乎衆庶。昔仲尼之論四科，始乎德行，終乎文學，斯則聖人亦所貴也。』（陳書文學傳論）

『易曰：觀乎天文以察時變，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』傳曰：言、身、身之文也。言而不文，行之不遠。故堯曰則天，表文明之稱；周云盛德，著煥乎之美。然則文之爲用，亦大矣哉！上所以敷德教於下，下所以達情志於上。大則經緯天地，作訓垂範，次則風謠歌頌，匡主和民。或離讒放逐之臣，塗窮後門之士，道輒軻而未遇，志鬱抑而不伸。憤激委約之中，飛文魏闕之下，奮迅泥滓，自致青雲，振沉溺於一朝，流風聲於千載，往往而有。是以凡百君子，莫不用心焉。』（隋書文學傳序）

他們的態度語氣雖有輕重之別，但其主旨，卻都是鄙薄六朝文學的華靡，要建立一種切於實用的散文。窮其源必趨於復古，論其用必合於教化。他們雖都是哲學家、歷史家，由他們這些理論看來，知道在初唐時代的學術界，要求文學改革的呼聲，已是很普遍的了。

唐代的古文運動，世人只注意韓愈、柳宗元，然在韓、柳之前，已有陳子昂、元結、蕭穎士、李華、獨孤及梁肅、柳冕諸人，提倡古體，不過尚未形成一個有力的運動。但柳冕的文學理論，實為韓、柳古文運動的先驅。柳冕字敬叔，貞元中官福州刺史，全唐文中錄其文。他的文學觀念，強調尊聖宗經的主旨，要以儒道來指導文學。因此，他對於屈原、宋玉以下的詩文辭賦，一概在輕視之列。他說：

『文章本於教化，形於治亂，繫於國風。故在君子之心為志，形君子之言為文，論君子之道為教。』易云：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，此君子之文也。自屈、宋以降，為文者本於哀豔，務於恢誕，亡於比興，失古義矣。雖揚、馬形似，曹、劉骨氣，潘、陸藻麗，文多用寡，則是一技，君子不為也。』（與徐給事論文書）

『自成、康沒，頌聲寢，騷人作，淫麗興，文與教分而為二。教不足者強而為文，則不知君子之道，知君子之道者則恥為文。文而知道，二者兼難。兼之者大君子之事，上之堯、舜、周、孔也，次之游、夏、荀、孟也，下之賈生、董仲舒也。』（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）

『君子之文必有其道，道有深淺，故文有崇替。時有好尚，故俗有雅鄭。雅之與鄭，出乎心而成風。昔游、夏之文，日月之麗也，然而列於四科之末，藝成而下也。苟文不足，則人無取焉。故言而不能文，非君子之儒也。文而不知道，亦非君子之儒也。』（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）

他在這裏初步建立了道統文學的理論，他把文學與儒道合而為一，其餘如藝術的技巧辭藻，都看作是枝葉，因此堯、舜、周、孔成為文學家的正統，屈原、曹植、陶潛都不能同賈誼、董仲舒並列了。他基